释爱默生的《论自然》

余 静 远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论自然》是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拉尔夫·爱默生的代表作。世人多谓《论自然》是一篇礼赞自然的抒情之文,其实不尽然。爱默生创作《论自然》的目的并非为表达对自然的欣赏之情,而意在为新兴的美国发展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可以试从爱默生的形上观、爱默生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爱默生的“自然”阐释这三方面对《论自然》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关键词: 爱默生;《论自然》;形上观;继承与创新;“自然”阐释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2-0075-08

爱默生《论自然》一文,行文流畅优美,语言简雅深刻,深受国内读者喜爱,向来被视为是自然抒情文的代表作。然而,《论自然》并非仅是一篇美文,它更是一篇言辞纵横激烈、思辨色彩浓厚的论辩雄文,一篇应时应世而作的美国力量宣言。爱默生的论战对象是与当时新兴的美国所相对的旧欧洲大陆。因为,在爱默生看来,欧洲大陆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对当时美国的社会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阻碍,美国急需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种适应自身经历和情境的新哲学。《论自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

作为爱默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论自然》为爱默生的整体思想奠定了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爱默生整体哲学思想的雏形。在《论自然》中,爱默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形上观,即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种完美的对应关系。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和论述方式中,特别是在对几个关键概念(如自然、自我、理性、知性等)的界定以及对随笔这一文类形式的采用上,爱默生既对传统有所吸收,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这种形上观和概念以及文类界定的框架内,爱默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抽象的理性和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论自然》既是爱默生这一思考实验过程的如实展现,也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一、爱默生的形上观

19 世纪初的美国,政治上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在文化和思想上尚未完全从欧洲的传统中脱离出来,获得一个真正的美国身份。当时的美国文学完全盲从于欧洲的写作模式,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哲学上则信奉英国洛克的经验论哲学和苏格兰的常识哲学,与此相应,道德上推崇行善主义,而忽略了美国新社会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真正诉求;而脱胎于清教传统的唯一神教虽然代表了理性的进步,却无法调和理性和神启的双重要求,在宗教内部造成了各种混乱,也滋生了对宗教的怀疑。[①] 传统,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束缚。面对这样社会状况,爱默生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感到美国急需确立一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论的迫切。因此,在《论自然》开篇的“导言”中,爱默生开宗明义:

> 我们的时代是怀旧的。它建造父辈的坟墓,它撰写传记、历史与评论。先人们同上帝和自然面对面的交往,而我们则通过他们的眼睛与之沟通。为什么我们不该同样地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初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并非传统的、而是有关洞察力的诗歌与哲学,拥有并非他们的历史、而是直接给予我们启示的宗教呢? ……我们为何要在历

收稿日期:2014-11-17

作者简介:余静远,女,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52 页。

> 史的枯骨堆里胡乱摸索,或者偏要把活人推进满是褪色长袍的假面舞会呢？今天的太阳依然光照人间。田野里有了更多的羊群,更多的亚麻。世上发现了新的土地、新人民与新思想。让我们来呼唤我们自己的著作、法律和崇拜吧。①

爱默生认为,原本具有活力的传统一步一步走向僵化而成为今人的桎梏。因此,我们需要打破这种传统,重新建立起与宇宙的“原初关系”和一种具有“洞察力的诗歌和哲学”,重新确立一种“富有启示的宗教”。具体而言,“原初关系”中的“原初”一词有三重含义:一是新;二是起源;三是源头。② 实际上,爱默生这里提出的是一种由新的力量关系组成的新哲学,即个体的力量和宇宙精神的相关性,这也是爱默生的力量宣言;“直接给予我们启示”指的是一种能够由主体意识直接把握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本质和宗教启示观;而“洞察力的诗歌与哲学”则指以理性或智性直觉为前提的哲学观。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爱默生从根基上完全推翻了现存的宗教观和哲学观,而重建起一种有赖于个体内在力量与智性直觉的宗教观和哲学观。

在这一开篇中,爱默生先是断然否定了传统,继而提出了整个文章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二是主体与社会(宗教、伦理、道德等)的关系。爱默生强调,美国社会应该根据其自身的新变化和新情况,采用一种新哲学和新方法去解释主体与自然、主体与社会的关系,而不应拘泥于过去的传统,被过去传统的框架和规定所局限。在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爱默生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

> 毫无疑问,我们不会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应当彻底相信造化的完美,并且坚定不移的认为:无论那些事物的规律激起我们的何种好奇,事物规律本身一定会给我们答案。每一个人自身的境遇,都是对他提出的疑问所作的形象回答。他在生活中实践这一答案,随后才领悟到它是真理。大自然以同样的方式早已在它的形态与趋势中呈现了它的目的。③

“造化的完美”(perfection of creation)指的是自然的完美和无缺陷。爱默生首先要我们相信,自然本身是无可指摘、没有缺陷的。而且,人类所有的疑问,都能在自然中找到答案。不仅如此,爱默生还相信,主体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个完美的对应,所以,我们对于客观世界所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的主观意识所产生,并最终由我们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可以在我们主体自身内部得到答案。

既然主体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对应,那么,爱默生发问道:自然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爱默生从三个层面上进行了讨论。首先,从知识层面上来看,科学的共同目标是发现一种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理论,但是目前为止的所有研究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其次,从宗教上来看,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宗教之间互相争执,由宗教引起的冲突不断,而真正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却得不到重视。最后,从道德层面上来看,目前还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和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层面上,前人的努力都没有解答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对于客观物体、主观精神,还是对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包括“语言、睡眠、疯狂、梦、野兽与性”,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因此,爱默生认为,我们需要致力于找到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自然的理论”。

但是,在寻找“自然的理论”之前,首先要对“自然”一词进行界定。在最后一段中,爱默生点题,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自然:一是指自然界,二是指非我(Not Me)④的那部分:

> 从哲学上考虑,宇宙是由自然和心灵组合而成的。严格地说,所有那些与我们分开的东西,所有被哲学界定为“非我”的事物——这包括自然与艺术,

① 译文参考赵一凡等人的中译本:《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波尔泰编,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6 页。原文参考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ume I,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 根据笔者自己理解,翻译有修改,下文引用均同,不再另注。

② 原文为“original relation”,“original”可以分别被理解为“new”,“originating”,和“origin”这三重含义。

③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第 6 页。

④ 这一术语沿用的是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在其散文作品 *Sartor Resartus* 中的用法。爱默生曾于 1836 年为卡莱尔这本书的美国发行本作序。

> 所有的他人和我自己的身体——因此统统都必须归纳到自然的名下。①

爱默生意义上的自然既包括普通意义上的自然界,又包括哲学意义上非我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除了自我的灵魂之外,其他的都属于自然。这个自然观是理解爱默生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前提,爱默生对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的思考——也就是他在导言中确立的主体和世界的完美对应——正是基于此界定之上。而他的整个的思想大厦,又是基于这个新的主客体关系。爱默生正是从这个"天人之际"的纵向前提出发,去横向探究该论题的"古今之变"。

二、爱默生的继承与创新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体现的"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变",二是文体上的"变"。

从内容上来说,《论自然》中既有对前人思想的吸收,更有对前人思想的颠覆。爱默生撰此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新英格兰从文化和思想上摆脱对旧欧洲大陆的依赖,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哲学观。当然,正如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他的这一努力也无法离开对前人思想的汲取。② 他的思想来源芜杂,其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有新柏拉图主义、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德国的唯心主义、东方的神秘主义等。这些影响在爱默生这里融汇沸腾,产生出了迥异于任何思想传统的新观念。

首先,爱默生对"自然"的定义不同于前代的任何一位哲学家。在他的定义里,世界由"我"和"非我"组成,"我"指的仅仅是心理意义上的我,即心灵或灵魂,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非我",也就是"自然"。③ 爱默生这里提出的命题,是心与物的对立。这种二元论观,在西方早已有之。人出于一种对同一的渴望,对现象进行归纳,希望在主体与客体间建立联系,这是柏拉图及其以后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回到二元论中的主体一极,也即"我",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我"的定义中,爱默生沿用了柯勒律治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划分。爱默生将"我"(Me or Mind)分成理性(Reason)和知性(Understanding),理性追问的是在人的意识中,什么是超验的,它包括上帝、道德、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指向的是某种确证或同一(Identity or Unity);而知性涵盖的则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经验和知识,它指向的是具体和多样(Variety or Particularity)。理性高于知性并统摄知性。如此一来,在主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一个"理性"与"知性"的二元区分。理解这两个范畴的区分是理解爱默生理念论的基础。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一直努力将抽象的理性和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

上文已经提过,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社会,处于主流的认识论是洛克的经验论哲学,对自然的认识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则由基督教主宰,道德上信奉的是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行善主义。洛克的经验主义否认意识的内在官能,认为意识只是外界自然被动的接收者,是依赖于外在自然界的。而一直延续发展的基督教同样也将人置于上帝的管辖之下,在上帝面前,人也是被动依赖的。爱默生在首段中提到"传统"指的就是这种经验主义、苏格兰常识哲学和基督教的传统。因此,在他从知识、宗教、道德

---

①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7 页。

② 按芭芭拉·帕克(Babara Packer)的观点,爱默生试图解释宇宙原始和目的的"理论"实际上是他对很多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和空想家思想的折中。《论自然》这本书便是他折中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在《论自然》中,爱默生采用了柯勒律治的辩证方法、法国斯威登堡神秘主义派的解释学技巧、英国天文学家的意象,然后将所有这些材料组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参见 B. L. Packer, *Emersons's Fal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jor Essay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而斯蒂芬·温彻(Stepen Whicher)对此书的描述则是"狭隘与深刻、学究与独创、压抑与力量的奇特结合"。转引自 Stephen E. Whicher, *Freedome and Fate: An Inner Life of Ralph Waldo Emers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 25.(原文出处为 Stenphen E. Whicher, 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 An Organic Antholog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Riverside Editions, 1957, p. 13.)

③ 爱默生的这种定义不仅不同于近代以来的自然观,也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中世纪阿奎那等的自然观。经笔者梳理确认,如此定义自然的,爱默生实乃史上第一人。

三个层面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哲学模式里,人不再是被动的,而成为了主动的创造性主体。意识不仅建构了世界,还决定了世界的意义。意识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对应关系。

在爱默生的哲学方法论中,心 - 物与理性 - 知性这两个二元结构也是相互对应的。从爱默生对“自然”的定义可以看出,爱默生的自然不是洛克经验论中那个客观给定的存在,而是与主体有着完美对应关系的自然。主体的理性和知性相应地对应着大自然的两个部分,理性对应的是抽象的自然精神,知性对应的是自然中具体的现象。①

就《论自然》一文而言,上述几个关键观念(自然、自我、理性、知性)的重新界定与划分,已然呈现出爱默生在思想上继往开来的宏大气象。至于爱默生在一些小问题上的革新,如自然的丰富寓意、语言的象征性等,此处略过不述,也就不一一赘言了。

除了思想上的传承与创新,《论自然》一书也体现了爱默生在文体方面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爱默生沿袭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随笔传统。随笔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一直可往前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美国学者 M. H. 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对“Essay”这一词条的描述是:

> 杂文体裁在一五八〇年正式得名于蒙田(Montaigne)的法文《随笔》。但在很久以前,古希腊作家忒俄弗雷斯托斯(Theophrastus)与普鲁塔克(Plutarch),古罗马西塞罗(Cicero)与塞内加(Seneca)就已经开始从事杂文创作了。②

从历史渊源来看,随笔(上述引用中翻译为“杂文”)从古希腊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了,普鲁塔克和塞内加的很多作品都属于随笔。而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的现代随笔则始于 16 世纪法国人文主义学者蒙田。随后的英国思想家培根将随笔这一文体引进英国,在 18、19 世纪的英国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对随笔这一文体青睐有加。③ 而作为美国的随笔大家,爱默生的随笔创作正是在这种传统内部进行的。在文风方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模仿家,他的随笔创作兼有蒙田的犀利、培根的深刻、卡莱尔的幽默。《论自然》一文中对神秘、启示、简洁、优雅、抒情、超脱等等运笔风格随心所欲地运用,正是他集各随笔大家之所长的集中体现。

但是,另一方面,爱默生并非一味地遵循传统,止于模仿。他于模仿中融汇了自身创作和演讲经验的体悟和思考,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爱默生从早期的创作开始,就自觉地寻找适合自身的文体形式,自觉地突破模仿,寻求创新。从学生时代开始,他每天都在笔记本里记下各种名言警句,在日记本里记下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想法。日积月累,这些材料竟成为在他日后的演讲和写作素材的主要来源。他构思一篇文章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主题,确定了主题之后,再从日记或笔记中挑选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材料,然后将这些来源各异的材料组合成连贯的整体,这样,文章的雏形就形成了。因此,爱默生随笔的特点是:结构性不强;内容庞杂;多形而上的思考和洞见;多重复循环。也正是因为爱默生随笔的这些特点,给读者阅读和理解爱默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仅每个读者对同一段话的理解会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段对同一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论自然》作为爱默生早期作品的代表作,充分无遗地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它之所以在国内会遭到各种误读误解,与它的这些特点也不无关系。

三、爱默生的“自然”阐释

从结构上来看,除“导言”一篇外,《论自然》由八篇小散文组成,分别是“自然”(Nature)、“商品”(Commodity)、“美”(Beauty)、“语言”(Language)、“纪律”(Discipline)、“唯心主义”(Idealism)、“精神”(Spirit)、“远景”(Prospects)。值得注意的是,这八篇小散文在结构和风格上并不是同一的;它们

① 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第 154 页。

② M. H.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 7 版),吴松江主译,朱金鹏、朱荔等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 页。

③ 黄科安:《知识者的文体选择与思想言说——西方随笔流变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92—94 页。

之间虽然存在着逻辑关系,但这种逻辑是跳跃的、反复的,每一篇的风格和措辞都不一样。如“自然”一篇是启示性的风格(apocalyptic style),但“语言”一篇却是神秘主义的风格(mystic style)。因此,《论自然》实质上由是八篇逻辑关系复杂、语言风格混杂的小散文所组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爱默生缺少写作技巧,没有下工夫对他的作品精心构造和雕琢。相反,这是爱默生作为一个学者所体现的学术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通过这八篇小散文,他如实地向我们呈现了他自己持续的思想实验及产物。

在对主客观关系的思考和将抽象的理性和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努力过程中,爱默生先后尝试了几个不同的模式。如果用这种思路去观照《论自然》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地将其分为三部分:“自然”一篇为第一部分;“商品”“美”“语言”纪律”这四篇为第二部分;“唯心主义”“精神”“远景”三篇为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爱默生首先关注的是自我(ME)的两方面:理性和知性。他将抽象的理性推到极致,发展出了著名的“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模式。① 但是该模式将理性定义成绝对抽象之物,如此一来,心物的二元关系就被取消了。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商品”“美”“语言”这三篇中,爱默生重新回到物这个起点,从实用、知觉和表达这三个从低到高、不断发展的经验层面,去重新寻找一个可以合理解释理性与实践关系的模式。“纪律”这一篇是对以上三个阶段的总结,我们可以通过自然无限的资源去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但是,这种经验层面的丰富和无限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无法达到同一。在随后的“唯心主义”“精神”这两篇中,爱默生又重新启动了这一思维过程,所不同的是,他这次是从心的内部出发,试图从心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去统一理性和实践。但是,从主观上统一的努力最后走向了怀疑主义,从客观上统一的努力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与爱默生最初的天人关系设定矛盾。至此,爱默生所有理论上的尝试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案。在最后的一篇“远景”中,爱默生换了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他不再试图从理论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相反,从实践上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既有主体的位置,又有对外在自然创造性的劳动,也就是说,自我和非我都被考虑其中,而且还摆脱了精神层面的问题。最后三篇散文其实形成了一个辩证性的对话,前两篇讨论的是自我的内部实践,最后一篇讨论的是自我的外部实践。为了更加清晰的把握爱默生思想的脉络,下面将逐分析。

上面已经讲过,在爱默生的构架里,心(也即自我)不是纯生理意义上的那个心,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心,它的功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验层面的理解,即回答这是什么;二是理性或价值层面的理解,即回答这有什么意义,它们分别处理和把握多样与同一。“自然”这篇从一开始,就撇开了经验层面的问题,直接抛出了价值层面的问题:“若是一个人希望独处,那就让他去看天上的星星。从天国传来的那些光线,将会把他和他触摸的东西分离开来。……它使得人在凝视那美妙的星体时领悟到静止不变的崇高境界”。② “崇高境界”(sublime)是一个浸润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语词,具有道德、目的等内涵。在爱默生笔下,它指向的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爱默生在这一章的开篇中首先肯定了自然现象背后的超验价值或目的。而一个人要是想要了解或获得这种现象背后的超验价值,他就要走向自然,进而在圣洁的纷繁万象中体悟到永恒的同一。随后,我们可以看到爱默生对繁复的自然现象表面和现象本质间做出的区分:“这感觉来自由无数自然物体造成的完整印象。正是这种完整统一的意识使我们能够分辨出伐木工人的木料和诗人笔下的树木。”③很明显,在爱默生看来,只有整全的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为在它之下囊括了所有的多样性。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准确地把握真

① 爱默生的“透明眼球”模式将意识作为一种纯粹的活动,这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更进一层,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同一,即柏拉图理念世界之上的那个同一。

②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8 页。

③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9 页。

正的自然,因为人直觉的天性已经被现象蒙蔽,只有那些在内心中还保留着孩童的天性的成人,才能感受到自身与自然的对应,才能运用理性,看透纷繁现象之后的本质。

问题思考到这还没有结束。爱默生接着追问道,在这些统领现象的理性之上,是否还存在着另一个巨大的同一,将各种各样的理性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追问下,他提出了著名的“透明眼球”模式:

> 站在空地上,我的头颅沐浴在清爽宜人的空气中,飘飘若仙,升向无垠的天空——而所有卑微的自我性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什么都不是,却看透一切。宇宙存在的洪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①

“卑微的自我性”(all mean egotism)指的是作为个体心理感受上的经验事物。自我性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个体存在在经验层面上的体验的取消,理性的个体本身成为一个纯粹的思辨活动,“一只透明的眼球”,它里面已经不再含有任何经验层面的内容了。在这种状态中,思维不再与经验层面上的个体物相关,它直接接触理性,在理性的范畴内运转。但是,爱默生走得太过极端,他没有想到,当他将经验性的内容从理性中移走的时候,他也就将理性绝对抽象化了,如此一来,心物间的二元关系也就不成立了。

“自然”一篇中已经将心(理性)推到了极致,爱默生无法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下去。于是,他只好重头开始,回到心物的二元关系这一基本命题上来,而且,与前一篇侧重心不同,这三篇处理的都是物。“商品”是从物品的实用价值而言的;“美貌”是物品的欣赏价值;“语言”则关乎事物的表达。这三者从低到高,涵盖了人对物质世界的一切需求。因此,爱默生的结论是:“自然是一种纪律(discipline, 人之所能与养成)。② 世界的这种用途包括了前面所说的各种用处——它们都是它的组成部分。”③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自然(商品、美、语言)可以不停地满足我们在经验生活层面的需要,可以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更多经验层面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是,这条丰富性的无限链条没有顶端,也永远无法达到同一。物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物,另另一物,另另另一物,而永远不可能是统一所有物的那个大同一。

爱默生又需要重新出发。既然从物这一极出发去解决理性与经验的问题被证明是无效的,爱默生只得再次回到心这一极,试图从主体内部去寻求一个解决之道。这样,问题又重新回到了哲学思考的第一步:“有一个永远令人思索的疑问,即这一目的是否正是宇宙的最终目的,而大自然是否在人的外部存在着。”④这里的“永远令人思索的疑问”(noble doubt)指着就是人存在之初,对于自我和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所产生的怀疑。它之所以高尚,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它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性的力量,因而比经验论更有意义。

> 确有某种相信大自然绝对存在的直觉意识——它依赖于人的感觉和不变的理解力。在这些人看来,人和大自然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物质本身就是终极目标,它们从不超越自己的活动范围。理性的存在却向这种信念提出了质疑。人类思想一旦活跃,它首先就要破除感觉意识的主宰力量。⑤

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物质世界的绝对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物质的存在先于意识而且决定了意识,因为处于第一位的物质是终极目标,而意识不过是去认识这个目标的方法。因此,爱默生强调,哲学思考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破经验论设定的这个前提,“破除感觉意识的主宰力量”,突出意识和理性在认识中的主体性。“当世界作为一种景观存在的同时,人本身却有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⑥换言之,自我的意识是外在世界存在的前提,也是同一的源头。

---

①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10 页。
② 爱默生的“discipline”这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自然作为知识的来源或研究的对象;二是自然作为道德的规范。
③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29 页。
④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37 页。
⑤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38 页。
⑥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38 页。

但是,如果依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以自我主体为标准去观照世界,“我怎么才能知道,自我感觉是否能同外界事物吻合,其间差别何在,猎户星座是否真的在天上,抑或是某个上帝在我心灵的天幕上画出了星座的形象呢?”①如果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由意识决定,主观与客观,幻象与真实的边界在哪里呢? 推而言之,如果意识是判断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标准,那么知识本身也可能只是意识的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客观的事实。道德、法律、习俗、文化均可作如是观。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而无法存在。所以,在“精神”这一章里,爱默生又否定了唯心主义的这种模式。

> 唯心主义是一种虚拟假设的理论,……如果它仅仅否认物质的存在,它仍然无法满足精神的需求。它使上帝离开我的身心。它让我独自荡漾在自我感知的华丽迷宫里,上下求索,永无止境。然而人的本能却抵制唯心主义。因为它否认男女本质的东西,从而阻碍了人的感情。②

从认识论(知识论)层面来说,唯心主义否定了人的认识能力,也否定了物的绝对存在,走向了唯我论和怀疑主义。而从道德层面上来讲,由于唯心主义既不能肯定人的存在,对是非善恶也没有统一客观的标准,它所带来的必定是孤独的个体和混乱无序的社会。把自我当做一切认识和判断的标准,结果必然会走向怀疑主义。这样一来,不仅爱默生设定的前提是值得怀疑的,就连问题本身也已经失去了意义。

爱默生自己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在“精神”一篇中扭转了论点,从主观的唯心主义转向了客观的“精神”,试图用精神去统一两极:“人的肉体出自精神,物质世界也起源于同一种精神。这精神是上帝较间接、较低层次的一种体现。”③这里,爱默生援引了新柏拉图主义学派普罗提诺(Plotinos, 约 204—270)的世界观。普罗提诺认为,世界的最高精神本体是“太一”,太一不仅高于现象世界,而且高于本真存在或“相”的理念世界;从太一漫溢出的第二层本体是“神圣理智”;由神圣理智漫溢出了第三层本体“宇宙灵魂”,宇宙灵魂才是现象世界的主导原则;从“宇宙灵魂”又进一步漫溢出个体的灵魂和物质世界。“太一”是最高形式的完美,而在逐层的漫溢中,愈往下,事物的完美性就愈减。人的精神和物质世界都是从“宇宙灵魂”中漫溢出来的,只具有较低层次的完美。爱默生通过这种客观的精神,确实努力达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然而,普罗提诺的宇宙观之下的人性却与爱默生对人性的设定相冲突。人在普罗提诺的世界秩序中,处于漫溢的低层,相对而言十分不完美,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而爱默生却认为,人具有神性,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努力,可以达到如上帝般完美的境地。另一方面,在普罗提诺的世界秩序中,主体和客体这两者处于平行的地位,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因而也割裂了爱默生心 - 物对应的理论基础。于是,“我们成了自然界里的陌生人,而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同样变得疏远和离异”④。

为了将具体的经验与抽象的理性结合起来,爱默生已经试验了多种假设:“透明眼球”模式将绝对抽象的理性作为同一的根源;将物(商品、美、语言)作为同一的根源,将心作为同一的根源;将客观精神作为同一的根源。然而,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假设均不能完满的解释“自然的目的”,爱默生再次走到了死胡同。在“远景”一篇中他会如何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呢?

爱默生避开了理论层面的推论,选择了从实践层面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 因此,我们将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每一种精神都要给自己建造一座栖身之所,此外还需要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天空。那么请您记住,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因为你才真正是一种完美现象。……亚当所有的一切,凯撒所能做的一切,你都完全拥有,也能全部做到。……所以说,建造你自己的世界吧。只要你尽快按照心中的想法去改变生活,生活就会同样迅速地展开伟大的前景……人类战胜自然的时代——这时代不会凭空到来——目前还远远超出人类有关上帝的梦想。然而人类终将迈入那个

①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37 页。
②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48 页。
③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49 页。
④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50 页。

> 时代——到那时,他的惊喜之情就如同一个盲人逐步恢复视力,终于重见天地之光明。①

最后这段话直接回应的,其实是“序言”中开篇的那一段话。我们应该还记得,爱默生在那段话中大声疾呼:新土地和新人民需要一种不同于欧洲旧大陆的新思想和新哲学! 正是因为新大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自然,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体验、感想、潜能都是新的。因为,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然的影响甚至被自然所决定。② 但是,人们并不只是被动地被环境所决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自然的形成。在对自然的实践上,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去决定如何创建和形成自己的世界,也就是爱默生在这段话中提出的号召,“建造你自己的世界吧”! 然而,实际上,这一宣言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解决方案,爱默生只不过是避开了从理论层面上去继续讨论相同的问题,而试图用实践这一具体的行为作为桥梁将理性世界和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实践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方式。跳过具体的实现条件,爱默生宣称,在一点一滴地实践和创造的逐步累积过程中,最终的结合终究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就爱默生的这一解决方法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勇气去打破既有的思想观念体系,因而也就并不具有形成和创建自然的力量。所以,虽然实践是理性和经验最直接的联系,但因其依赖于思想和观念的解放,这一方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效也并未可知。

结 论

《论自然》不是描写自然的抒情美文,而是一次大胆的反叛和创新的尝试。爱默生致力于构建起一种属于美国自身、适应美国自身的哲学观,将美国的文化和思想从欧洲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促进美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入手,提出了人与外在世界完美对应的理论;从对欧洲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中,厘清了自己讨论的范畴和方式;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对理性与经验如何统一的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先后提出了“透明眼球”的统一模式、物的统一模式、心的统一模式、客观精神的统一模式。当这些理论层面上的模式均无法理想地解决这一问题时,爱默生最后转向了实践层面,呼吁人们去行动,去创造,在实践行为中去实现理性和经验的结合。至此,爱默生完成了他的所有努力和尝试。但是,这并不意味问题的彻底结束,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反而预示着问题的重新开始。实践虽然是连接理性和经验的桥梁,但指导实践的却依然是思想。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如何解放思想以便更好地指导行动?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论自然》这篇文章的主题,也是爱默生一生的主题。

On Emerson's *Nature*

Yu Jing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Nature*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popular opinion regards it as a graceful psalm of nature, while in fact, it is an eloquent rhetoric,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 founded United States. In his *Nature*, Emerson delves into perpendicular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to achieve his intention of creating a philosophy of his own for Americ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ccomplish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n *Nature* from Emerson's metaphysical view, on hi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 an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manifested in *Nature*.

Key words: Ralph Waldo Emerson (爱默生), *Nature* (《论自然》), metaphysical view,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terpretation on "Nature"

(本栏责任编辑 郑 园)

---

① 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第 58—59 页。

② 最著名例子是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的“边疆假说”。